

第八回 持大節立功鯨浪 設奇謀顯智蓮壇

話中再表一段，說那湛悅江，自親家陶藥侯報知兒子避禍緣由，與夫人張氏憂悶不已，以後各處探聽，全無音信。此時已是仲冬天氣，一日對第二個兒子國琳道：“你哥哥久無音耗，未知生死若何？我與汝母，年近桑榆，所賴者惟汝兄弟二人。不意你哥哥無妄受殃，豈非家門不幸。我意欲叫你到北京，陶親家那裏去，一者問候親家，便可看你妹夫；二者即求親家，在京中替你尋個門路，圖些出身，三者一路上便可訪問哥哥消息。祇愁你年紀幼小，不曉得出路的光景，必得個親友合併而行，我方放心。近日聞得府中全汝玉，選了江南蕪湖鈔關主事，差人到家迎接家眷上任。除非祇做作賀，兼送他家小起程，備些禮物過去，即求其帶一帶你到蕪湖。他們京中上下人甚多，再尋一人搭你到陶親家那裏去，豈非十全之美。”當下商議已定，就與夫人收拾些禮物，叫一個老蒼頭，送到全家，並求兒子附便的說話，不題。

再說陶藥侯在京候補，應得個參將之職，一時尚無缺空，還要守等日子。先與北京忠義前衛的指揮使陶飛九通了譜，把宗潛冒了籍貫，認了嫡親姪兒，竟入了順天府學。到得次年正月下旬，聞得邸報說，江西鄱陽湖內，巨寇赤眼部長彪甚是猖獗，幾處官兵，莫敢抵敵。前任湖口參將趙有誠，率兵與戰，竟為所敗。當時朝議，擬將陶杞頂補此職，隨即奉旨給付文札，勒限刻日離京，兩月到任，清剿湖寇，量功升賞。陶公即面闕謝了恩，並別過一班同僚同年，挈了兒子宗潛，打點赴任。

不題陶公得官之事，且說鈔關主事全汝玉，到任之後即差時緝牌，著了夜不收應捕人後，各處挨訪。又仰蕪湖縣官，遍境尋緝，並無湛翊王下落。一日家眷到了，家人先報說：“雙流縣湛老爺二公子，附舟在此，要到京候陶老爺的。”全公道：“既如此，快請進署來。”湛輔廷便入內見了全公，行個子姪之禮，把湛公書送上看了。全公隨問及湛公起居，輔廷謙謝。又對全公道：“必求老年伯俯推夙誼，俾小姪尋見家兄，同見得家嚴之面，則湛氏祖先，亦銜感無盡，豈獨愚父子銘心刻骨而已。”全公道：“老姪有所不知令兄緣故。老夫前在京中，曾受舍親陶藥老囑託，說在此地失散。到任以來，即仰縣中並本衙衙役，各處訪問，怎奈杳無下落。況藥老已出京赴任江西，老姪此去，料必無益於事。不如且住在此間，等令親家到來，問他消息，他一路南下，必為令兄留意。”輔廷道：“足感雲誼，但怎好打攪老伯。”全公道：“通家世誼，老姪怎麼說這種話。”自此，輔廷竟住在全公署中。不題。

再說梅杏芳小姐，自那日漁船送到小庵，遇著賈龍等幾個義人，囑託了住持，在內避難之後，每日看了湛生《紫燕》詩，不覺長吁短歎，時時形之歌詠。一日，仲冬天氣，大雪霏霏，又對景興懷，《詠雪》詩兩絕道：

其一

千山一夜老峨嵋，萬樹梅花冰玉璣。
僵臥畫樓吟未穩，淒情何處說相思。

其二

獨抱寒衾臥畫樓，袁安曾佔舊風流。
知音肯買山陰棹，紙帳梅花夢可酬。

吟罷，遂呵冰錄於飛霞箋上，仍與佛奴擁著火爐，細細道及前事，竟淚流不止，佛奴忙以言解勸。吃過夜膳，杏娘便淒淒切切的，勉強去睡。方纔著枕，竟似夢非夢，見一金甲神人對他說道：“梅杏芳起來，聽吾神吩咐。汝與湛國瑛，應有姻緣之分。他十五個月災悔，今已過其半，待脫了慾阱之難，便同你姑夫陶杞，共建平賊之功。尚有數日虛驚，幸有吾神等相救，不致大害。後當驟居顯職，汝為一品夫人。如今在此，身子珍重，切莫憂壞了。汝記著，吾當去也。”杏娘醒來，乃是一夢。

到得天明，以夢中言語，細細說與佛奴知道。佛奴道：“前日那詩箋來得奇異，我說必是姻緣有分，鬼神所使。如今小姐果得此夢，夢神恐怕小姐憂煩意，先示天機。小姐如今亦該耐心，專等湛相公發跡，以為終身之託。”杏娘此時，默默無言。方信與湛生，果有須夙緣。便題一絕云：

分明記得夢中情，為我愁懷日已深。
更把夢時情事付，幾番揣度恐非真。

不說小姐庵中之事。且說陶公出京赴任，路經蕪湖，先有塘報的報與戶部全公知道，便差人來迎接。到得關上，陶公剛要上岸來拜，那全公的馬，早已先到船邊。陶公父子，迎到船中拜見。兩個敘過寒溫，茶罷，全公即邀陶公父子入署，陶公亦便回拜全公。那時二人並馬，到得全公署中。敘禮過，全公便道及湛悅江，第二公子亦在此間，隨請出來見了陶公父子。陶公先問自己家中事體，輔廷道：“小姪出門以前，老伯母及舍妹，俱各平安。還有一事，容再細稟。”陶公要緊知其細，就坐近問道：“舍下還有甚麼事體？”輔廷即將狗低頭打搶一節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陶公聽了，恨聲不絕。全公又向陶公說及：“到任以來，無時不挨訪令親湛大哥消息，怎奈音信杳然。”陶公作謝，須臾演戲留酒，賓主四人，極歡而飲。

席半，陶公起身，全公同到自己書房中閑談。陶公把桌上書卷翻看，內有一本小說，乃是邵十洲故事，名叫《玉樓春》。看到十洲在尼庵留跡一節，便觸著念頭，對全公道：“莫非湛翊王也做了這故事？”全公道：“小弟亦時常想及，但有何法到得那樣去處搜尋？”陶公把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便道：“小弟倒想得一策在此，但未知行得否？”全公問道：“有何計策？”陶公道：“除非如此如此，或者有幾分意思。”全公道：“容即依計而行。老親臺須寬留兩日，等此事有些著落，然後馳赴責任未遲。”陶公又問及湖寇緣故，全公道：“那寇甚是猖獗，即敵地亦朝夕提防，恐他一羣飛來，為害不攻。親臺此去，計將安出？”陶公道：“小弟自揣庸才，正恐負朝廷付託至意。奉命以來，思得一二賢材，共圖盡忠報國。奈一時未得其人，所以日夜焦思，寢食未遑。”全公道：“親臺還當效古人故事，出榜招募，庶幾或遇賢能。”陶公點頭道：“是。”全公再邀入席，賓主談心，直飲到天明方散。

陶公父子回船，全公不等開關，便坐了早堂。差役即取十數肩小轎伺候，叫自己家人婦女等，吩咐道：“著你們到各處尼庵中，要採取湛相公的消息。祇說為公子保安，代夫人進香，便在那些庵中細細查看。凡有門戶牆壁可疑之處，便問他要看。你們須小心在意，不得有誤。”又叫幾名家丁，幾個得力衙健領路，護衛家人婦女等，眾人依計出了衙門。不道湛翊王此時災星該退，愆債該完，應過范道人一年之期。那些人恰是有誰引路的，一徑先到不染庵來。尼姑們得知戶部老爺差人進香，忙出門迎接。只見全公

在大殿上拈了香，住持了空，便留家人婦女等後邊茶點。他們受了主人之命，有事在心，那裏顧甚麼口腹，便一個個東挨西緝，轉彎抹角，眾男人亦遠遠緊隨，直到著後邊一處。家人婦女等又要進去，那些尼姑便止住道：“這是貧尼等臥房，大娘們不必進去罷。”他們看見不容進去，愈加疑惑，便道：“就是師父的臥房，我們同是女眷家，進去玩玩，料也不妨。”立定主意，竟用強打將進去，唬得那些尼姑，個個面色如土，你我遮遮掩掩。不意床下一雙男鞋，不及收拾，早被眾人看見，即拿住問道：“你們幹得好事，這是那裏來的好東西？”眾尼支吾，家人婦女等那裏聽他。外邊的男人，聽得裏邊嚷鬧，一擁而入。看見拿獲男鞋，便把幾個尼姑拴了，向內挨搜。到床背後，眾人看來，似有壁衣的光景。打開看時，倒把眾人一唬，端然一個男人在內。

湛翬王此時，又驚又喜。喜的是自己有出頭之日，驚的是不知這一起人那裏來的。眾人便問道：“你姓甚麼？幾時來得這裏，好好說與我們知道。”翬王把上項情由，細細告訴。那些人道：“如此說來，就是湛相公了。我們老爺，為了相公，費多少心機。如今好了，快請去相見老爺。”翬王不知就裏，問道：“你家老爺是誰？眾位莫不是取笑我麼？”眾人道：“怎敢，我們就是戶部全老爺那裏。老爺是相公至親，昨日又有一位陶老爺來拜，現留在內衙玩哩。”翬王會意，便歡喜道：“原來如此！”眾人要把眾尼帶了，一同去見全公。翬王道：“既承老爺的好意，救拔了我。然我在此間，並未受一些苦楚，那些尼姑，煩大叔們不必帶去罷。等我見過你們老爺，替他說個方便，省得出乖露醜。大叔們的酬謝，都在我身上。”眾人道：“湛相公吩咐，怎敢不依，祇是太便宜了他。”就一齊放手。翬王又悄悄安慰了空道：“我見全公時，自然替你們說情，斷不叫你們受累。”了空道：“如此極好，但相公方纔許了眾人東西，可帶了幾兩銀子去使費。”翬王道：“既有銀子，就在這裏送與他們。”了空便忙忙的取出一包碎銀，約有三十多兩。翬王接來，即時分與眾人道：“有累你們，權為一茶之敬。”眾人都歡喜不盡，便催促翬王起身。

翬王別過了空眾尼，自己悄悄雜在眾人之中，進了衙門。全公一見，歡喜不勝，對陶公道：“果不出親臺所料。”便同藥侯父子並其弟輔廷，一齊迎到後堂。翬王便各各拜謝過了。輔廷見了哥哥，相抱而哭道：“不意與哥哥在此相會，爹爹母親好不思念。”翬王亦問知其來意。景節過來說道：“記得那日失散，豈意今日仍在這裏相逢。”陶公道：“這俱出全親臺一片婆心，不然老姪怎能脫得個陷阱也。”翬王道聲是，便重與全公作揖奉謝。又說道：“那些尼姑，還求老年伯發落。”全公道：“如今尼姑現在何處？可曾帶來麼？”翬王道：“不曾帶來。小姪雖陷身於彼，原是命數該然。周年以來，並未受一些苦惱，小姪斗膽，還求老年伯方便。”全公便笑道：“既吾兄如此留情，老夫豈有不從之理。”便吩咐家人並衙役道：“湛相公不欲張揚庵內之事，你們在外，不許說長論短。倘有故違，查出重究。”眾人多聲喏而退。當下全公又備酒席，一則與湛翬王稱賀，二則又與陶公喬梓談心。當時有詩為證：

骨肉萍逢意氣真，清醕銀燭話前因。

今宵不染慈航渡，少卻風流一個人。

此時賓主共是五人入席，惟翬王心中掛著杏娘小姐。因輔廷與哥哥說明了梅小姐不知下落一段，故此愈添煩惱。全公見翬王嘿嘿納悶，便說道：“老姪何故憂煩？即日有喜事到了。老夫曉得，老姪為了醒名花梅小姐，受此大累。聞得梅小姐椿萱俱失，即如陶親臺令愛一般，老夫意欲釋從前之波累，諧百歲之良緣。一則全梅小姐終身，二則續老姪姻婭。祇待藥老平定湖寇，尋著了小姐，那時告假榮歸，便為老姪執柯矣。”翬王遜謝道：“多蒙老年伯用心，小姪敢不從命。但愚弟兄二人，明日先要告別，歸見老父老母一面，再來奉候。犬馬之報，尚容後圖。”陶公接口道：“老夫赴任剿寇，朝夕正乏人商議軍情。二位老姪，才兼文武，韜略素優，豈可遽棄老夫而去？雖親翁親母處，果然該早早安慰，祇消老夫與老姪輩，共修一封書信，遣人馳報，未知二位臺意如何？”翬王半晌道：“如此謹依老伯所諭更了。但姪輩庸愚，在老伯左右，亦恐無補於事。”景節忽然道：“幾乎失記了，今日用人之際，那萬安屯賈姓者，乃翬王兄所深知，若爹爹以義相招，他必解甲而來。”翬王道：“此人若來，癩疥小寇，何足懼哉！”陶公便問道：“那賈人有何本事？”翬王細細道：“他武藝高強，更有一腔義氣。”陶公聽了，便不勝之喜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打發人到了家中，回來便帶一封書與他，教他先助我剿平湖寇，那時保奏朝廷，實授官職。”翬王道：“老伯急欲上任，一到時便要用人，那人必定早來為上，還是叫人先送書與他，然後到家，使其收拾停當，那時回來，恰好同他一齊起身。”陶公道：“所見良是。”竟連夜修書。翬王與景節，亦另具手札，總函端整。到了次早，差人取付盤纏，吩咐說話，打發星飛前去。不題。

這早，全公又備早飯，與陶公等四人送行。陶公道：“小弟王事在身，赴任心忙，祇得同湛氏二賢姪，暫別一時。倘得仗朝廷洪福，湖寇束手來歸，則小弟叨榮多矣。”全公道：“親臺此去，自然旋唱凱音，恩賜指日可待。”門外急報：“湖口參府第三批接老爺的到了。”陶公即令其進來見過，問了些地方事務，湖寇消息，便發與批回去訖。一面收拾上船，大吹大擂，竟向江西進發。不題。要知破寇端的，俟看下回便見。

（本節完）

[返回 >> 醒名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